



要是你的朋友突然离去，不管有理由还是没理由，你都不该随便议论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，”河鼠说，“我想咱们该走啦。我不知道，咱们两个谁该收拾碗碟？”听口气，仿佛他并不特别乐意享受这个待遇。

“哦，让我来吧。”鼹鼠说。当然，河鼠就让他去干了。

收拾篮子这种活儿，不像打开篮子那样叫人高兴，向来如此。不过鼹鼠天生对所有的事都感兴趣。他刚把篮子装好系紧，就看见还有一只盘子躺在地上冲他瞪眼。等他重新把盘子装好，河鼠又指出漏掉了一只谁都应该看见的叉子。末了，瞧，还有那只他坐在屁股底下竟毫无感觉的芥末瓶——尽管一波三折，这项工作总算完成了，鼹鼠倒也没怎么特不耐烦。

下午的太阳渐渐西沉，河鼠朝回家的方向梦悠悠地轻荡双桨，一面自顾自低吟着什么诗句，没怎么理会鼹鼠。鼹鼠呢，肚里装满了午餐，心满意足，自认为坐在船上已挺自在自如了，于是有点跃跃欲试起来。他忽然说：“喂，鼠兄，我现在想划划船！”

河鼠微微一笑，摇摇头说：“现在还不行，我的年轻朋友，等你学几次再划吧。划船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。”

有一两分钟，鼹鼠没吭（kēng）声，可是他越来越眼红起河鼠来。见河鼠一路划着，动作那么有力，又那么轻松，鼹鼠的自尊心开始在他耳边嘀咕，说他也能划得和河鼠

一样好。他猛地跳起来，从河鼠手中夺过双桨。河鼠两眼一直呆望着水面，嘴里嘟哝（dū nong）着一首什么小诗，没提防鼯鼠这一着，竟仰面翻下座位，又一次四脚朝天跌倒在船底。得胜的鼯鼠抢占了他的位子，信心十足地握住了双桨。

“住手！你这个蠢驴！”河鼠躺在船底喊道，“你干不了这个！你会把船弄翻的！”

鼯鼠把双桨往后一挥，深深插进水里。桨根本没有划在水里。只见他两脚高高跷起，整个儿跌倒在躺倒的河鼠身上。他惊慌失措，忙去抓船舷（xián），刹那间——“扑通！”

船儿兜底翻了过来，鼯鼠在河里扑腾着挣扎。

哎呀，水好冷呀，浑身都湿透啦！他往下沉，沉，沉，水在他耳朵里轰（hōng）轰直响。一会儿，他冒到水面上，又咳又呛，吱哇乱叫。太阳显得多可爱呀！一会儿，他又沉了下去，深深地陷入绝望。这时，一只强有力的爪子抓住了他的后脖梗（gěng）儿。那是河鼠。河鼠分明是在大笑——鼯鼠能感觉到这一点。他的笑，从胳膊传下来，经过爪子，一直传到鼯鼠的脖子。

河鼠抓过一只桨，塞在鼯鼠腋（yè）下，又把另一只桨塞在他另一腋下，然后，他在后面游泳，将那个可怜巴巴的动物推到岸边，拽出水来，安顿在岸上，成了湿漉（lù）漉、软瘫（tān）瘫、惨兮（xī）兮的一堆。



河鼠把鼯鼠的身子搓揉了一阵，拧去湿衣裳上的水，然后说：“现在，老伙计！顺着纤道使劲来回跑，跑到身上暖过来，衣裳干了为止。我潜下水去捞午餐篮子。”

惊魂未定的鼯鼠，外面浑身湿透，内心羞愧难当，在河边来回跑步，直跑到身上干得差不多了。同时，河鼠又一次蹿进水中，抓回小船，把它翻正，系牢，又把散落水面的什物一件件寻上岸来，最后，他潜入水底，捞到了午餐篮子，奋力将它带到岸上。

等一切都安排停当，又要起航时，鼯鼠一瘸（qué）一拐（guǎi）、垂头丧气地坐到了船尾的座位上。开船时，他情绪激动，断断续续地低声说：“鼠兄，我宽宏大量的朋友！我太愚（yú）蠢，太不知好歹了！实在是对你不起。想到我险些儿把那只美丽的午餐篮子弄丢了，心情就特别沉重。说真格的，我是一只十足的蠢驴，我心里明白。你能不能不计前嫌，原谅我这一遭，对我还跟过去一样？”

“这没什么，祝福你！”河鼠轻松地答道，“一只河鼠嘛，弄湿点儿算什么？多数日子，我待在水里的时间比待在岸上还长哩。你就别再惦（diàn）记着了。这么着吧，我真的希望，你来跟我一道住些时候。我的家很普通，很简陋（lòu），根本没法和蟾蜍的家相比。可你还没来我家看过哩。你来了，我会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。而且，我还能教你学会划船，游泳，你很快就能像我们一样，在水上自由自在了。”

这番亲切体贴的话，感动得鼯鼠说不出话来，只用爪子

背儿抹去一两滴眼泪。可是善解人意的河鼠把眼光移向了别处。不一会儿，鼯鼠的情绪缓过来了。当两只松鸡互相叽喳嘲笑他那副狼狈相时，他竟然能和它们顶起嘴来。

回到家，河鼠在客厅里升起一炉熊熊的火，给鼯鼠拿来一件晨衣，一双拖鞋，把他安顿在炉前一张扶手椅上，然后给他讲河上的种种趣闻轶（yì）事，直到吃晚饭。鼯鼠是一只陆上动物，河上的故事在他听来是十分惊险有趣的。河鼠讲到拦河坝；讲到突发的山洪；讲到跳跃的狗鱼；还有乱扔硬邦邦的瓶子的汽船——扔瓶子是确有其事，而且是由汽船那边扔下来的，因此可以推断，是汽船扔的——还有苍鹭（lù），他们跟别人说话时盛气凌人；还有钻进排水阴沟的探险；还有同水獭一道夜间捉鱼，或者跟獾一道在田野里远足。晚饭吃得痛快极了，可是饭后不多会儿鼯鼠就瞌（kē）睡得不好，于是殷勤（yīn qín）周到的主人只好把他送到楼上一间讲究的卧室里。鼯鼠马上一头倒在枕头上，感到非常安宁和满意。他知道，他的那位新结识的朋友——大河——在不断轻轻拍打着他的窗棂（líng）。

对于新从地下居室解放出来的鼯鼠，这一天，只是一连串相仿的日子的开端。随着万物生长成熟的盛夏的来临，白昼一天比一天长，也一天比一天过得更有趣。他学会了游泳，划船，尝到了与流水嬉戏的甜头。他把耳朵贴近芦苇秆时，有时会偷听到风在芦苇丛里的窃（qiè）窃私语。